

《侍坐随笔》 朱允恭著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间教育家、伦理道德宣传家、女子教育的开拓者



王善人，名树桐，字凤仪，于 1864 年（清同治三年）11 月 1 日（阴历十月初三日）子时，出生于热河省（现辽宁省）朝阳县云蒙山前王家营子村树林子屯，祖籍在河北省密云县石匣镇；九世祖迁朝阳定居。祖父王德泽、父亲王清和世代务农。王凤仪在兄弟中行二，长兄名树田，三弟名树森，四弟名树永。

幼时家贫，以牧牛佣工为生，天性淳厚，颇知孝悌。三十五岁，闻大善士杨柏宣讲

善书，因悟贤人争罪、愚人争理，遂痛悔己过，身患十二年之疮痍，一夜之间，霍然而愈。

同年五月，感世人男不忠孝、女不贤淑，世风难挽，乃萌厌世之念，绝食五日，突生灵感，认为徒死无益，应先尽孝，然后立志劝世化人。同年十月，杨善士误陷朝阳府狱，善人效法古人“羊角哀舍命全交”故事，誓死前往营救，途中夜间忽现光明，宛如白昼，豁然彻悟，明心见性。

三十八岁十月，父死庐墓三年，洞悉性理疗病法，讲病化人，颇著神效，开古今未有之奇迹，当时均以王善人称之。其守墓期间，并明白姑娘是世界的源头，未来国民之母，欲期世界和平，必须正本清源，提倡女子教育，使其知书明礼，熟悉六步教育，始能加强母教，健全国民。

王善人四十一岁守墓期满，即全力提倡女义学。四十四岁，创办女义学，翌年在朝阳县根德营子及锦县杨兴屯创立女义学，四十八岁在辽宁省海城县讲善功德三字之真义，感动张雅轩罄产创立淑贞女义学。王善人五十五岁在吉林省怀德县倡立女义学，五十七岁倡立吉林省德惠县女义学，六十岁倡立黑龙江省安达县女义学，六十五岁河北省乐亭县女义学成立。由腾鳌堡女义学创始，发展至东北河北各省县市乡镇，至民国十七年止，倡立男女义学，达四百余校，事闻于万国道德会建议人江希张先生，邀请与之合作。万国道德会，以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计划为宗旨。王善人倡立义学，正是实行了启民智；讲演伦常道，乃是进行敦民德；王善人明道之后，知道创业世界孽为根，是互相依赖，亦即互相结仇的世界，因之，提倡储金立业，正是利民生；立业世界德为根，女子立业，助夫不累夫，男子立业，领妻不管妻，人人自立，互相感恩。以争贪为主是后天，以谦让为主是先天。王善人提倡立业崇俭结婚，即是往先天世界拨人。拨过去的即是净心人，心净神足，性定聚灵，便是先天人。小康是创业世界为后天，大同是立业世界为先天。这正是做的改建社会、缔造大同的工作。王善人所实行的，正与万国道德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因之，欣然接受其邀请，加入万国道德会。自民国十八年迄民国二十六年王善人逝世，创立道德会千余单位，人才辈出，贡献社会良深。王善人之大仁大智，笃行实践，提倡妇德女道，改善家庭，推及社会之立德、立言、立功、堪为时代之楷模。

编者的话

本世纪初，二〇〇九年十月正是祖国六十华诞，借机我与太太李桂新老师赴东北拜访以志先生，顺路参访王凤仪老善人时代尚健在的善学老人与善知识大德。十月二日早上，我们乘车赶到了辽阳，随访的还有大连的雪慧老师。周倜老师（以志先生儿子）早就在车站等待我们了。我们在周倜老师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以志先生的住处。一进门，以志先生和潘英勤师母就在家，殷切地等待着我们。老人见到我们十分地高兴。我们尽兴地向以志先生汇报了海南省爱心家庭教育研究会的工作情况和一路参访的经过。老人感到满意。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成立爱心家庭教育研究会，宣传王凤仪思想并且能坚持两年不出问题，实在不容易，对此老人由衷地感佩。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十分感动，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中午先生也没有休息。我们一去就打乱了先生的正常生活。第二天我们告别先生，临走前，以志先生拿出一本朱允恭先生的亲手笔记《侍坐随笔》交给我，说这是朱老师最后侍奉善人的笔记手稿，挺好，你看看如何使用。我拿到这样的手稿，心情有点激动，觉得以志先生对我们海南省爱心家庭太信任了，又觉得这样的原稿太珍贵了，我们海南省爱心家庭教育研究会有责任把它编印出来。我没有敢拿原稿，就在周倜老师的陪同下，找了家复印店，复印了一份，把复印件带回海南。

回海口后，经李桂新教授校核打印成稿。近两年国内善风大起，王凤仪善人书籍付印出版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见到《侍坐随笔》赋予桑梓。王凤仪先生在允恭先生侍奉期间所讲之道理，

洞悉深邃，详尽靡遗，于是最近学会决定印刷成册，尽快奉献给全国善道的莘莘学子，以便让这本珍贵的手稿不遗于世。

2012年7月

侍坐随笔

朱允恭笔录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一月一日：

善人对允恭道：“你要好好的静养，不要羡慕他人之发达，发达早了还得先糟。”

对允恭道：“你像盲人骑马一样，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大的力量，没有别的，只因为没能把道悟透啊”

对允恭道：“你得常讲你的三纲，道自然不能迷了，这乃是先天的至宝，你哪可忽略呢。遇人就讲，有闲空就讲，讲得至圆，道就成了。你的天命很大，必明道才能把天命充实了。”

二月四日：

善人的病稍好了些，看见允恭问道：“你养得怎样了？”允恭道，养得好些。善人道：“会里的职员都是各做其事，我想总是养成全材才好，过家或者营商，一面讲演，一面悟道，就可以得谁的道，你悟圣人的道，圣人也自然就到。你们过家，总得要守住古人耕九余三，耕三余一的话。”允恭怕善人说多了累，乃退出。

二月五日：

理事长对允恭道，善人患病，化远来事多日，现在要开学了，他必得回去，此刻正愁着无人扶侍善人，而且别人侍奉善人也恐怕不能得善人心，大家都说你能得善人心，留你在此扶侍善人，不知你同意不？允恭道，关于善人事，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况且是我应做的事嘛。因此，乃留京扶侍善人。

二月六日：

早餐后，善人洗脚，嫌绒袜太热。允恭去街为买楞色罩袜一双，晚间，允恭为其揉腹部。意有止，体热顿消，熟睡多时，醒后又吃饺子三枚。

善人道：“道是自道，成是自成，德是自德。我从少年时就说，造先天世界，啥样是先天世界？就是尧舜世界啊，能以让为主，正是尧舜之君，我们得要切实认识这个先天世界啊。”

“我这次的病不是病，乃是换气，就是一生劳碌的疲乏之气，我现在立死志才得以换出。我从有病时，就盼立春，立春就好了。”允恭道，你老所说的换气，大概就像蒸糕已熟，寒气总得出尽，是一个理吧？善人道：“对了。”

二月七日：

化远去楼下讲道，允恭在善人屋内坐着。善人道：“李子和不好恋群，我和他每年只能相见一两次，见面还不能多问道，只是静静的听着，若有疑难地方才稍问问。他对于儿子，真是绝对的不顾。这一点真有胜过我的地方。”

有人想同允恭出外去调查，善人道：“人得要自立，不累人，更得不被人家累住。人有肉身，就是罪，所以要挨累。牲畜有肉身，就是孽，所以挨打挨杀。”

晚间又为善人揉腹部，约有两个小时之久，才醒。说道：“专一就好，分成两个就病。”又喝萝卜水少许。说道：“我从有病就说，立春就可以能好，因为立春，阳气上升啊，我忽然想起萝卜是迎春的东西。所以今天要喝萝卜水。”

善人今天很好，惟腹渐泻，盖因昨晚饭，萝卜水稍多。这水是主于下降的。晚饭后，化远进，冲熟之杏仁霜少许，孙静轩又进，糊米面少许，都喝了。腹内似又作痛。自己说道：“自恨不能坚决的拒绝食品啊。”

允恭为其揉腹部，乃又熟睡。

二月八日：

允恭过善人室，见善人端从精神爽快。化远道，我父中夜起坐，又讲你的道多时。恭闻悚然。化远去楼下讲道，善人道：“人就是活妖精，什么东西都吃，吃什么有什么性。若吃熊肉，就含有熊性，而且生物死时，他的性都捕到害他那人的性上，像鸡被杀后，他的尸体还跳动不止，吃鸡肉的人，他动性时也必要像那样。，”

午间，化远看报，善人对他道：“现在的报纸多虚而不实，看了，他性中就有个影子，所以莫如不看。现在大家都赞称你讲道明白。你还要缓和去讲，不要太急啊。”

“我一生不迈空步，像在安达要开会的时候，阍子贞来请我，我没去，正是没迈空步。雅轩现在所行的事，正是天地的功臣圣贤的孝子，这也是没迈空步。”晚食蒸萝卜片，甚甘。

二月十日，古历除夕。

晨，善人起甚早，坐多时。允恭为其揉腹部。善人道：“你欠虑道的工夫，若能把自己的事虑透了，真知道有多么大的力量，才算真得着。我和李子和和你都不许挣钱，不许立业，你要挣钱就过了，即使你一年能挣万元，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指家属亲友），而且你得知道他们的命，他们都是农人，用度不过样就是了。若再多就过了。所以你不挣钱，不立业，正是了尽六万年的苦啊。”

李老太太（为善人作饭的人）来问，早餐作什么饭菜？善人道：“今天过年了，我不吃饭，只是吃菜，用萝卜和白菜熬汤就行了。你把油烧开，盐、酱、花椒炸好了，再把菜倒进锅里，炒的时间要多一些，使咸味进到菜里去，然后再添汤。这样菜咸，汤淡，自能得味。”依法作去，很对品味。善人吃有半大碗，但是，没吃一口饭，饭后休息。

“道若只是一，讲道很容易，就是行难。像尽孝，必得有分量。允恭尽孝，若不从两兄嫂处着手，先母不得超度，你父母的道和因果都没能了，你又那能算孝子呢！道德会是个戏台，谁都可以唱一幕戏，唱完了谁也不能在台上住。所以终是假的，惟有回家尽道是真的，我叫某人等回家尽道，他们不肯作，我替他们着急，所以才有病。”

“某人现被会中逐出，允恭若把这事悟透，其中就有真道。因为，这样的好像摘下来的瓜似的，你们在先做事的人，好像祖根瓜似的，

虽然小可熟透了。后来的像蔓上的瓜，虽然大，可还没熟呢。人若不明白这个道理，那能过得去呢。”

二月十一日 古历元旦

刘惠忱、朱允恭过善人室，给善人拜年。善人起得很早。午间，冯主任偕二位夫人，来给善人拜年，行叩拜礼。午微睡。“有罪的人，必受打骂，才能了罪。有苦的人，必受苦，才能了苦。受气的人必受气，才能得福。”

化远行将离京，稟知善人道，明日去安东，由此转归朝阳，从前我对你老仅是精神上的接碴，现在可说是形式上也接碴了，我必体你老的志去行，请放心吧。善人道：“办事不要被事绊了，必使自身能有余力才是。对于日语也应当学，学了做事才能圆满。”

“有求，即是后天道，不外求，只是求诸本身。”晚间张雅轩、曹玉琳将善人的衣服择其不能穿用的、都交与化远带回。黄昏，允恭为善人揉肚子。善人睡。

二月十二日：

化远离京。善人道：“人对于子女不必管，德行足，子女自然好，以我儿子论，就是个实在的例子。”

“什么叫作大根大器呢？像关公的大义参天，慈航的大慈大悲，人若能体他们的志去行，便是大根。作得成了，就是大器。今人都有后天心，忌贤妒能，所以不得道。凡是没有出路的，都是有后天心。若能人家好，我也乐。自己好，我也乐。那么，自然就无人我之分了。像允恭已经成了，若真开智慧，自然就知道谁也没有你大，因为你作

在头里了。道德会到佛国，你也到佛国了，正和水涨船高是一样的意思。”

允恭是日迁到善人室中住，晚餐菜稍咸，不甚适口。饭后，为善人揉腹部。微睡。醒后，坐谈多时，复睡。

二月十三日：

早，三时一刻，善人醒，起坐。盖因昨晚吃菜太咸了，善人道：“饭馆里所作的菜油腻太大，世人都好吃它。世外的神仙喜吃清淡，他们看见世人所吃油腻，像粪一样，与人看见狗喜吃粪是样的理。”

坐约半小时，又睡，晨起很晚。饭后，又休息。午后，起坐椅上，复绕室，散步。就寝前，善人命将门早闭，免诸人来扰。少间，内善人来候安。恭急开门。进入不多时，就去了。

二月十四日：

早，三时一刻，善人起。允恭亦起，为善人揉腹部约九十分钟，又睡。七时起床，允恭道，现在崇俭结婚人，若能像内善人那样的孝悌勤俭就合道了吧？善人之意很以为然。善人道：“现在国家当道的诸公，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定策，只因为他们还是不明三纲，不能三界分清啊。”

午间，王云卿来赠茯糖（shen）两盒，坐多时。善人道：“你们来看我，只是看看就可以，不必久坐。坐得很久，我还须分神，因我现在是贵乎静养，不乐意劳神啊。”

早餐，未甚如意。晚餐，很适口，吃饺子四枚。夜睡甚熟。

二月十五日：

晨，起很早。善人道：“昨天，大家谈起某人求子心切，这还是私心用事啊。天下的儿子多了，那一个还不是我的儿子呢。能这样存心才算合道。”

王子权、刘彦翹夫妇二人（善人的侄）想回朝阳立家，把善人三弟请回去奉养，托允恭代问善人，这么作合道不？善人道：“他们弟兄三人，全家出来把家散开是不合道。总得有一股过家的，他们回去极对。”

晚餐，善人吃小米粥一碗。饭后不甚舒服，允恭为其揉腹部，历二小时许，也不见好。

二有十六日：

早，二时，允恭起，复为其揉腹部，经一小时才微睡。黎明，善人亦起，善人道：“昨夜的病，像吃反药了一样，立时就了不得，我仔细一想，是因昨天晚餐的粥，必是先熬干了，后又加水，不是原汤了，所以吃下去那样的难过。原汤是已经开了好几回，到极熟了。这就像性子到先天了，没有点的说了，后加入的水，不是米汤的原性了。后加的水像狗性似的，原汤像天性似的，狗性和天性又那能相合呢？他以后加了水，若再熬三个开，合乎三界的数，也就可以和原汤相等了。我现在虽遭这次害，而又长了许多的道，我想到人们办事也是这样，杨柏的官事，本来是生事，然而我给办熟了。像去年，宋晓天的事，就是办生了，若能把生熟的火候悟透，就成道了。允恭一生惟以我为亲人，然而又不能常相聚会，每年只见一次，像你的事就办熟了。

将来你父亲的立业，若仍由你给立业，是又办生了。怎说呢？因为你先母准不乐意啊？”

二月十七日：

晨，善人食糊米面半碗，所以早餐很晚。善人道：“我这回又得道很多，从前我竟在大处着手，现在就是饮食的小事，也必要使我都知道了，昨天的粥不是实例吗？这正是上天给送道啊。”

午后，善人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用以散步，一面向允恭说道：“我极高兴，因我这生没有白活。我所期望的尧舜世界现在果然出现了。我虽没有见着，然而深知我们所行的确是尧舜之君的事，我们所作的也确是尧舜之民的事。像你的事，对于身、家、国、天下都有莫大的益处，这也算没白来一世。尧君之君的行为就是无说。你们要我当，我就当，你们打死我，你们无君了，于我何损呢？这正像一个人，把自己的桌子弄坏了，他自己没有桌子使用，是一样的理啊。”

晚餐，用小米饭米汤煮咸芥菜吃，有小半碗，夜间腹中又不舒服。中夜，允恭起，为其揉腹部，乃得睡。揉腹时，说道：“我病未好，是因为内里有火，明天可以去沐浴，不然我就回朝阳，等明天和雅轩商量商量吧。”

二月十八日，晴。

善人道：“贵人以德养性，富人以道养心，普通人要以自身的工作养身。”

九时，招雅轩来，以昨晚的话向他商量，最后表决，以沐浴为宜，就偕张雅轩、李赵璧、朱允恭去新民浴池沐浴。大家恐善人体弱，不

能胜寒，拟雇汽车。善人不允，就乘马车去了。善人洗盆汤，坐盆中，肩犹外露。允恭用巾沾水，以润两肩，汗如雨下。屋稍凉，汗没出透。自己说，仅可消除阴火五分。晚膳食饺子四枚，关亚祯来，谈多时。夜间，善人嫌被太厚。允恭与更薄被，睡甚熟。

二月十九日：

晨，起很早，善人精神极爽，对允恭道：“人做事必得合乎天体、国体、家体、身体，我和你四体都合了。道德会的根就在孝悌。但孝悌的界限又各不相同，有志、意、心、身的分别。你得见着一个人就悟一个孝悌之根。这叫作用意，用意是不用等着对面人问道，就用意先悟他的道，给他作打算。人能给父母立业的，不尽孝而自孝。像你何曾天天在老人旁边侍奉呢，但是你给母亲立业了。你母亲生养死葬殓祭一样也不缺了，不悌而自悌。若不有你给母亲立业，你兄弟们的责任不也越发的重了吗？不慈而自慈。你母亲立业了，不累儿子们，这不是慈吗？对于国家看来不忠，而自忠了。因为自食其利，不是坐吃山空的。即死了，本钱归公，这又助天了。所以你德根扎在孝字上，可以说是极正了。”

“原先腾鳌堡淑贞女校教出来很多的学生，然而没有出路，我叫张雅轩往外走，人都恨我，但我终于把他领走了。后来这校积了很多的债，有数万之多。人都怨我，嗔我，好久不归其实。我早就看明白，非积下饥荒不可，我在外尽力讲道，结识了很多的善缘，然而一文钱也不化，归终三万元的债，大家竟助了四万元之多。我用意很久，又有谁知道呢？我凡是悟一个人的道，一种事的道，都要用意很久，才

能透呢。像夏天的热，不是夏天骤然就热了，是从冬至一阳初升时起头啊。道德总会，去年高级讲习，有一班人数竟至二百三四十人，可说是到极盛了，今后就要萧条了，这有一个比方，你看豆子插裳的时候，花叶极盛不辨垄数，以后落花结荚，最后叶都落了，只剩下枝儿挑着几个成熟的豆荚。今后的道德会的萧条，正是到了成人的时期了。”

午间善人人吃面酸梨，三善人去街给买来，因为食梨少许，所以晚间腹中又觉膨胀。允恭又为揉肚子半小时，始渐消。陈景阳说，陈玉符给他丈夫纳妾后，他的腿虽然伸开些，然而病还依然在，那妾死了，他的劲缩回去了。现在又纳妾，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善人道：“玉符为夫纳妾一事，怪我说早了，他花钱说人，必要夸张，夸张就屈人，屈人就不合道啊。”

“既信不着天的，做事准不底实，不底实就不知足。像夫妇之间乐意合就合，不合就散，何必结冤呢？”

“道德会的根，就是立业的世界自立人。”

二月二十日，晴。

晨起，善人道：“人必以道为重，像我内人在这里，我儿子走了也放心，就是我死了，她也可以给儿孙担罪，怎说呢？我死了，人必要问道，他儿孙在旁边没有？别人必能这样的代答说，儿孙虽不在旁，而内善人在这里呢。这样一说子孙就无罪了，而且我若死在这里，会中给我儿孙去信晚了，有我内人在这里，我儿孙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这又正是给众人担罪。俗话说，老太太炕上坐，一福压百祸。正是这个意识，这不是道是什么？”

饭后少息，偕张雅轩、朱允恭等去九江沐浴，坐大热池中，水深用大木块坐于身下，木向上浮，善人力不能胜。允恭在侧，用脚踏之。善人于池中安坐三小时，汗始出透。人都怕善人头晕，都很担心的。而善人安然，居然毫不介意。雅轩很赞叹的说道，我们在这三小时中，出去数次，还觉发晕，而善人安然无事，看起来还是得修啊。历四时许，回会。自谓这次汗可出透了，归后休息。晚饭后，过立业保管部屋中坐，谈约一点半钟，夜间睡眠极安。

中夜起坐，食橘子和点心，一面说道：“从前我在大坂办学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生，得个气厥病，我给她讲，把积累的食已经泻出去，但是气没消。后来有个学生误打了她的脑袋，她就生气，病越发大了。我劝她，向打她的那个学生悔过，更向那个学生的家长赔不是。她照话作去，病就好了。这正是因为病从气上得的，还要从气上破它。”

允恭道，今天去沐浴时，你老因为围巾与帽子都不适宜，发点急躁，大概也是因为病是火病，还要用火破它吧？善人道：“是啊，无论什么事，若能拿起来，没有不成的。像我给杨柏办官事，真知道他那事的本末终始，所以真能转危为安。那时白勤内弟，看我是一个农人，还要给杨柏办官事？他说道，杨柏糟了，连人带钱一齐丢。我说道，你没看看杨柏身旁有谁？只有个我，就管保他决丢不了人。我那

时学伍子胥过江，就因我真能拿起来啊。现在我病，所以能好，就因我真能拿起来啊。我的病是火里裹食，我知道它，所以能把它除掉了。”

二月二十一日：

黎明，善人就起来对允恭说道：“今天我知道饥渴了，你去给我冲一点代乳粉吧。”允恭知道善人的病真的霍然若失，大有手舞足蹈之势，乃急冲粉以进。

“道就是十方万灵，真再居一会，得知道一会的上下人等的主义啥样？心理啥样？志愿啥样？他们做事的力量又都啥样？像赶车似的得知道那个马性急，那个性缓，赶的时候，先赶性缓的，急性的也自然就前进，这样就齐了，天下事不大，惟自身的道大，把自身道悟透，天下事也都得着了。”

午间，侯向琳、朱洗心来，对朱洗心道：“你们弟兄几人应当有过家的，好侍奉老人，不应该常常的这样散开过活。”洗心出去。允恭道，我上日和父亲计划，若在某处一个地方，我和允明、田素云、刘秀琴等共同组织一个学校，我们纯尽义务，父亲在校里安养，父亲对于这事很同意，可惜现在成不了呢。善人道：“这个办法是极好的，一个人能得全家的信仰，乃是不易的事，现在你在父母兄弟妻子之间，没一个不信你的，所以你的道容易行了。”允恭道，我父亲对于我极满意，只是嫌我软弱一些。善人道：“对啦。”允恭道，去年冬天，刘秀琴有意回腾鳌堡过家。善人道：“你们回去万万不行，因为唐不了解朱刘两家人们的搅扰。就是你们在范家屯过家，也不太相当，莫

妙于去黑林镇，因为那镇的善人少，你要各处的访访，寻地方相宜，就在那处立家，多预备些米因为寒暑假，弟弟妹妹们就都回来了。”

黄昏，善人睡。夜间起坐三四次，子夜后，四时起，饮乳粉半碗，腹内极好，睡极熟。自谓，此时像个无病的人了。

二月二十二日，半晴。

晨，善人心性极爽。盥毕坐客厅中，与允恭谈化麻家和救杨柏事。最后论雅轩道，张雅轩为什么有那大的力量呢？因他一滴答也没有漏啊。整个的家业完全办公益了。他最方便的地方，因他没有姊妹，若有姊妹也必要搅他，他也未必能做得那样完善啊。

早餐，吃蒸萝卜饭后，睡甚熟。午间，吃水豆腐多半碗。午后，尹太太来谒见善人。她说有一位修行人，能延寿数百岁。善人道：“人想延寿必得静住，对于世事一点也不能了，只像痴人一般，虽然活着，也没有多么大的用处。像魏延就是个老比丑转的，因孔明破他的延寿法，所以他终破孔明的寿。他二人正是一个循环，大圣人不注意后天的一身的修炼，他注意天地万古的至道，所以他的寿虽不过百年，而他的德和天地一般大。他的寿命也必和天地一样的永久，且可以长于天地，这不是大寿吗？”

某人自奉天来，因他的女儿将要嫁人，问善人道，当这时候，我应当怎样当母亲？善人不答。某人出。善人道：“人为风俗迷得很久了，拿着适才问道的人说吧，平日讲得很明白，遇事就糊涂了呢？就是被风俗迷了。我常说子女婚嫁父母绝对不应当管，只把对方一切的

状况说给他，由她自己作主就对了。她既有问，就是怕子女受罪的心，其实人各有命，又何必怕呢？”

晚餐，善人吃窝瓜、芋头、萝卜、白菜，一面吃，一面说，真好啊！灯下，善人坐客厅中。李景云、关亚祯、朱允恭等在侧。善人道：“人必得有大担量，大担量还是从有大缘法，大天命上来的。像我担善德当的债，张雅轩担立业的饥荒，都算是大担量啊。”关亚祯问李景云道，总会有多少饥荒啊？景云道，约有六万多元。亚祯道：“算我的吧。”善人道：“你五个也担不起啊。你没有那末大的缘法，人得知道自己天命缘有多么大，宿命缘有多么大，既然有了，还不动他，这叫作藏道。像我接善德当时，我本没有一文钱，怎还能担得了这么大的事？只因我平素能藏道啊。张雅轩信我话，办女学，把家产都散尽了。我曾有誓言道，我若不把张雅轩拉到佛国，我也不成佛。这话被李景云听着，后来张雅轩背地谈论我的是非，景云把我的话对他说了，雅轩因此乃深信无疑，正是我能藏道处。”

中夜，允恭起，为善人冲代乳粉，饮毕。允恭道，我想我的行道处还是在刘秀琴方面，若能把她的道领明了，我的道也就落底了吧？善人道：“道贵求己，你得自思，假使若叫我当她那个人，我会不会？你得着算，不必问他行不行。这正是道者自道也，诚者自诚也，德者自德也。你的神气不足，所以不知道你的事充塞宇宙万古常新。像王祥卧鱼，岂是他一生天天卧鱼吗？只那一时，就名传万古，万古常新了。我因为做一种事，就思天下万古，所以才力大无穷。你的神不足，

所以不能贯满这样远大的宇宙，我能直超宇宙之外，所以才力大无穷啊！”

二月二十三日：

晨，允恭问道，昨天你老讲藏道，我已经听明白了。那么怎样藏德呢？善人道：“像你父亲原先兜高平女校讲习的一半经费，悄悄的拿出就是藏德。像我给杨柏办官事时，杨柏去求乔先生给想个办法，我也同行，我们到蓁子沟梁上坐着，和杨柏讲明白他那事的道，他真明白了，到乔先生那里，乔先生说这事极不好办。杨柏把我的话告诉乔先生了，乔先生极赞称我的道高，边赞不绝，我知道这事败露出去，就不易办了。我就假意的胡说乱讲，又给别人相面，乔先生见我这样的狂放，就不信服了。第二天，我和白勤先走，乔先生送杨柏三里地，对杨柏道，王先生不是做事的人，你要加小心。杨柏到来，我说道，你连个投朋友的道都不会投，朋友是求朋友，给出道，无论朋友是有道，无道，你自己绝不能先说你的道，你既有道还求朋友作什么？今天的事若不叫我掩藏的快，就败坏了。乔先生送你，是不是叫你不信我？杨柏说，是。我们大笑起来，我这正是藏德啊。”

早餐后，刘惠忱过善人室。善人道：“人得四界定位，我从十几岁就定在志界，很坚，外面还得用意心身，不这样因果不了，人间不接碴，天堂不接引。”

傍午，善人睡醒，见某人求允恭写信，写得很累。善人道：“你们天天求他写这个，写那个，几乎劳碌死，将来累成痨病鬼，你们都不管了。”

晚间，王占会来。善人道：“王占会的自立性有七成循天的，自立性也不过有二三成，常住这里以将累坏了。二月间，你可以去生业部习农，劳动身体，庶几可以强壮了。人过三十，天过午，你今年已三十一了，应当自勉啊。”

朱明之来，问善人道，我担市总分会理事长，想要辞职，又觉问心问不过去，不辞职不能立家，老亲不得孝养，又是难事，请你老给指一条路。善人默坐了许久，才说：“人不到自立自主，永没有成的一天，有盼好的意，也不是上佛国的路。”

明之讲，某人到阴间见着十殿阎君。允恭问善人道，阴间的十殿阎君，是全球只这十一啊？还是各有各国的十王呢？善人道：“你真傻啊。十殿阎君，就在你本身，自有五伦变成十义，十义就是十殿阎君，人在人间有个身子，天上有个光，阴间有个影子，你若行错了，三界齐动，岂只于阴间呢。”

“我知道天时，所以才能这样行事。近来合天打碓的有好几种。第一样是，朝上无争，无贪，确是尧舜之君；第二样，当官的，不敢贪脏，这也是和上天打碓的事。安达的张延进来说，他开的烧锅里，有个监视者对他们说，穿衣服的有，吃饭的有，发财的没有，挣八千元钱上六千元税，这也正是和上天打碓的事，这都是佛国事。”

午夜，善人醒。恭为冲乳粉，以进。

二月二十四日：

黎明起，善人道：“我这几天专讲食品的火候，这正是道，若能把这些细微处得着，大事也自然就得着了。我前天晚上吃的萝卜最好，

昨天的蒸萝卜里就含有水分了，可是熟了，也烂了，天然的味可没出来。”允恭道，这也像人分四大界是一样吧？萝卜生的仿佛是身界，半生的是心界，已熟的是意界，熟到恰好的程度的是志界。善人道：“对了。你今天可以说达我的意了。我近日似乎挑剔饮食，其实正是作火候，你们可要细细玩味啊。”“萝卜若蒸到极烂极好的地方，不欠火，还不过火，像煲肉似的，用筷子一动就开了，这就是达到本性了。到在本性上，和各物都能相合了。什么叫作荤？荤者浑也。就是各以各物的性，互相搅扰，就是荤。什么叫素？素者清也，果然，若到在清的地步，虽隔万里之山，也可以见着万里之外。今天若把门关上，不要使人进到我的屋里来，进来的，也不要多说话，说话乱心，就不得静养了。”

午间，善人微睡，醒后，说道：“火候就是一年的七十二候，八十一真诀窍，就是九九八十一案，一个人有种种之名，有名就是有命，有命就得把道透过去算。小孩肚子疼，若把他妈的奶用匙温了，才冒气，就给孩子喝了，孩子的肚子病就好了，然而若开了，孩子要吃了，就要下不来屎了。”

晚餐，善人饮饌稍咸，黄昏即睡。子夜后，二点半，善人醒。允恭冲乳粉，以进。允恭道，我想无论那一个会，有债、有道的人想要给了债，他必得外边有缘，里边有道，才能化了。善人道：“对啊？”

二月二十五日（元宵）

善人道：“允恭像在雾里似的，不辨东西南北，这正因你没能把伦常悟透，因什么不透呢？还是因为三宝不足，我教你去生业部习农，正为的劳身，可以养精，精足则三宝自足。”

午餐，善人吃面汤一碗，很适口，午前微睡。午间，冲代乳粉中加牛奶乾，因火力大，善人乃咳嗽。中夜起，恭又为冲代乳粉，以进。

二月二十六日，晴。

晨，善人起极早。善人道：“女子讲三从，崇俭结婚的女子，仅行得天理一从，至于从人道，从因果，两事还没做到。因他们没明白对方人的道，和对方人的因果。人不要嫌恶低矮，要成了算。就像已经种上麦子了。看种高粱好，拔了又种高粱；种上高粱了，又看种豆子好，拔了高粱，又种豆子。这样就没有成的一天了。古经上说，太阳、佛，都是与俺俩同性，怎能得它的性呢？就是夺他的志。太阳只是放光。不管墙阴，雪化不化，他只是放光，终久化了这正是志啊。”

晨，善人吃元宵二枚，很适口。午间，吃面条少许；晚餐，又吃面条少许，王乃天将去牡丹江。灯下，特来谒见善人。善人道：“你这次去牡丹江当主任，得要能给天地作主、圣人作主、父母作主，你的家无论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都是第一家。你要注意，能定住志的，有人夸我好，我越加小心。贬我不好，我外面没事，里边可长志。”

中夜起，允恭起，冲乳粉以进，又煮元宵三枚。善人食一枚，自觉食稍多，坐多时，又睡。

二月二十七日：

昨夜微雪，今日晴，晨起，善人极乐自己，说道：“我从行道之始，就立志翻世界，现今果然作到了，朝上是尧舜之君，官吏是不争贪的清官，人民都不希望发财了，这正是佛国啊。在你个人本分中应有的之外，你都聚到你这里来，都是罪啊。我笑世人，不叫他发财，可以享性中的福，他们都不乐意。叫他发财操心费力，他反倒乐意，真是可笑得很啊。日常人说，吃饭的有，穿衣服的有，发财的没有。这句话常人听着都不乐意，然而我听着，知道确是天机语啊。”

九时许，善人偕张雅轩、关亚祯朱允恭去九江泉沐浴。带饼干少许，带砖三块，用毯子包着，预备放于池中，用以坐着，到塘子脱衣后，澡堂主人见善人那样的老病瘦弱，不准入池沐浴，恐生危险，雅轩为介绍道，这位是创设道德会的王善人，新病之后知非沐浴不可，自信决无危险，所以才来。他是个善人，他岂肯作无益于己，且有害于人的事呢。主人听了后，才请入池。

善人坐热池中，四小时。允恭侍侧，汗如雨下，几乎不可支持。善人于十六日，即说沐浴三次必好，如今果然好了。可见事情若真拿起来，没有不成功的。

善人回会后，精神极爽，谈话多。时晚餐，食面条一碗。中夜起，饮乳粉一杯，已经卧下了，又起坐，说道：“道是万从，一般人都讲三从，其实岂止三从呢。一个妇女的丈夫和他父亲打架，她也从着，这岂是从的本意。所说的三从啊，是要从天理，从道理，从情理啊。你想要叫人家从我，我必得先从他，明他的道，顺他的情，只是夸他好，他自然就好了，其实夸他好，正是拘束他，管理他呢。我夺羊角

哀的志，羊角哀真来助我。我能给羊角哀放光，这也正是助他了。与羊角哀同等的神也乐来助我，希望我给他们放光啊。”

“我给曲子成说破了小孩的因果，因此他深信我。以后胡匪常去他家搅扰，他来叫我给他设法，我叫他把家产和饥荒都说出来，我给他算算，他说他有六十五亩地，有十一间房子，有五百元饥荒。我道，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每人有五亩地就可以足用，七口人有三十五亩地便可以了。然而你有五百饥荒，还得留出十亩，好还饥荒，但你的房子多，也可以多出钱，这还可以于十亩之中，减去五亩，共种四十亩就正好。余剩的二十五亩，以十亩交天，天就是众人，你找个与你不相干的穷人，给他种。他给租子就收下，不给也不要。这算是交天，以十五亩交神，神在五伦中，把这十五亩地交给你的亲友或家族中的穷人种着，给你租粮就收下，不给便罢。这些地若都给租，每年可得四石粮，你这算是给天下经营，你留两石粮，其余两石以一石作德，以一石存着永久为作德的钱。你这样作去，就可以不受匪害了。”

“他在灶君前，这样的许愿，真就不受匪害了。我当时，对于这事只是拿过来，一看就了然啦。不是详详细细的算，我因此短筒孔明，人都说他能算，并不是能算，只是他把三国的人物的性完全吃透了。某人一出世，他就知道。”允恭道，孔明也成神了吗？善人道：“成了。这次还得回来，有人立志学他，就把他乐坏了。”

“喇嘛沟老王家的媳妇有病，来求我讲病，我一看，有她的弟妹们在旁不便直言，我就拿国家的宰相说她，如果尽为他自己发财，就

不是忠臣。王氏她在家里是大嫂，又是内当家的，性很灵敏。听我讲这话，她就说道，我有小份子，这也是差啊。我道，你若能把小份子完全给家，你的病立时就好。她当时立志，真立时，就能走二三里路，走回家去了。”

“罗家杖子，赵氏兄弟五人，都是好庄稼手，分家另住，而母亲要饭吃，赵大有病求我给讲，我说你们兄弟五人，还叫你母亲要饭吃，是不合天理。你挣十吊钱，给你母亲两吊，你的病就好了。你兄弟要都这么做，你母亲还能要饭吗？他在灶君前焚香祷告，病真好了。这几种事都足证明，天理丝毫不爽处。”

“我守墓时不能种地，所以雇一个人。那时，我家都讲道，雇的工人从田里回来，闭着眼睛走路，也只是悟道。他的兄嫂有病，他回家给他兄嫂叩头说道，哥哥嫂子啊，我没会当弟弟啊，你们放心吧，我决不能叫你们饿死啊。”

“我现在的病，是我一生劳乏过力的地方，如今都找上来了，我最初在张中堡办学的那年，春初，同房中仁去锦州请教员，这年河里的桃花水很大，从太子河的小河口上船，一直到田庄台下船，顺着铁路，走到沟帮子，一天没吃着饭，到太阳落时，走几步就饿倒了。到沟帮子吃也吃不下去了。现在我的好饿，就是当年的饿病找上来了。”

“人对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没能真实做去。博学是要学人人的道；审问是要审问自己，对于他人的道得着没有？他人对于我什么样？慎思，是要思道，也正是《大学》上格物的工夫。允恭没明道，正因为没能把道透过去，就是慎思的工夫，常不思，就

忘了。思，就要沉思，沉思就不乐，不乐就闷。闷时，就说，我怎么不明白呢？就这一句话，把古人的道，今人的道，都扣在外边了。你忙的是什么呢？你看高粱白米了，几天就晒红，米的浆没上足，准不好吃。若是高粱白米的时期很久，慢慢的晒红，这样的米准好吃。我悟一条道，动不动就是三五年，只因为得一，万事毕啊。你看秤吧，既然知道那是一斤，往下数不也就都知道了吗？这等地方，要知道它，要明辨它，要辨必得明，明而后辨，辩明，自然就笃行了。杜绍彭、徐子贞在淑贞女校，真把世界讲透了。淑贞女校的债立时就化了。这就是证验。”

允恭问道，怎么子贞明了之后，末路又迷了呢？善人道：“这像阴天的日子，云稍破开，太阳得放一线光明，不久又合上了。他就像这理似的，若真看破的万有俱空，一切都不是我的，那才是真看破了。”

“某名人又将来会讲演来了，他的讲学只知道尽量讲自己话，这是很差。若稍讲一点，再请我方讲一会，彼此互讲才能达意。将来我会的人，若有出国的一天，总须要在这一点注意，而且这人来我会讲演，是先要求我，这叫作求人，道是不求人的。”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子夜后三时才止，允恭又冲乳粉，以进。每食已犹，必余少许，以赐恭。

二月二十八日，晴。

善人黎明即起。允恭为煮面条半碗，尽食之。

七时，冯主任来会讲演，善人也出席讲道，半小时。午间睡，午后去客厅中坐多时。李赵壁有意回家卖地，善人立止之。晚餐，食窝

瓜萝卜。傍晚，善人道：“明天我想要吃馅饼，你告李老太太先作准备。”

三月一日，晴而有风。

善人对允恭道：“作乱的祸头们没有不身遭惨死的，若在他起事那天就告诉他，给你一个大爵位，将来我打死你，谁也不肯作。若有人对你说，你当会长吧，一年后累死你，你也不肯作吧。胡泽民性暴，我领他到德惠，叫他好好的尽义务，他还是动性，年底回腾，就不叫他出来了。因为知道他要不好，后来真死了。这里面有个数啊。”允恭道，你老叫我去生业部习农，大概也是有个机关吧？善人道：

“是。”允恭道，现在我对于事情，都不感兴趣，大概数到了吧？善人点头默示。不多时，又说道：“人寿是活的，有积有损，罗成七十三岁的寿，十三岁死了，不是他自己损的吗？”

“宁佩伦种地，连年不收，我昨夜给他寻思，若是种麦子，早点种早日收，下茬还可种荞麦，这样可得两次庄稼。”

允恭将此说告知雅轩，李景云二人，亦以善人之说，为是早餐馅饼未作好，食之不感兴趣。

九时，善人对允恭道：“拿水作比方，你的性没开，仅达到温和地步，心量不很大。好像一升米注入一瓢水，仅能没过来。若煮它成饭，就不能熟了。又像不发旺的高粱苗似的，在大群里天天衰颓，日久就干死了。若挪到豆地里去，巍然独出，就可以长得很高，很大，自然就可以打很多的高粱，这里有一种深意你不要忽略了。”

对允恭道：“我近日研究火候的生熟，你就知道，会里的人们不过才到熟的地步，还没有达到真正美味的地方。我知你稍有所得了。”

允恭道，我父亲对我说，就怕你死，你若死了，别人说我缺德。我从此才知道，老人的慈爱子女了。善人道：“既然如此，你怎还不乐起来呢？你只有这个身子，也就算是尽孝了。”

三月二日，微雪。

晨，岳兴华从通化归来，叩拜善人，语时含泪，颇呈诚挚之态，报告通化各县人民的惨状，令人闻之欲泣。善人道：“罪孽是自己招来的，仔细想想，世间那还有人了，只知有己啊。所以上天震怒才降下灾害啊。”

“有争就是偏，我怎能有这样惊人的大力量呢？只因为能自立，我能不怨人，不包屈，不后悔，不贪，不争，不搅，只这六样行真了，我便能有这样的成就，岂是还有别的吗？”午间赵赓震来，谈多时。

“人必得能和仙佛圣贤接气才算是先天。”

允恭问道，怎样才能开智慧？善人道：“必得四大界分清，才能开大智慧。我每逢遇着一事立志时，就用四大界分清，这事在志界怎样作，在意界应当怎样作，在心身两界又怎样作，所以我的智慧极大。”

晚餐后，曹理事长慧知道，我们要出去视查会务去了，请你老示给我们一个方针吧？善人道：“道根就在我所说的教学法，教性教命上，能自立则万难皆消，能找人家好处，则万阵皆破。像我初到你们家时，妯娌六人同时过来看我，我一想没有婆母，妯娌能这样的和，真是世所罕有。这就是找好处，我到安达慈善会，人家骂西城没有好

东西，我立时就找东城人的好处，这个阵立时就破，这不是实在的例子吗。”

“断不了钱，断不了累，断不了争理，断不了是非。凡是怨人的，准不会，会的准不怨人。”

中夜，允恭起，冲乳粉以进，睡甚熟。

三月三日，半阴。

晨，善人起甚早，极安好。善人道：“我常说人要先成后修，就好比塑像一样，你先安定好塑释迦像或观音像，然后去塑，自能像释迦或观音，你还能说，我赶着塑，塑个什么样算个什么样吗？你塑个鬼样，硬说是释迦，能行吗？现在先修后成的正和这个比喻一样。”

“找好处是道根，不找好处，则天下人都是冤家，你想想看，见谁谁不对，不是冤家是什么？”

“今人学道，都先认个师父，这才糟的很呢。修道是得要先有定，你决志要成个什么？师父才领教你成个什么。先认师的，好像盖房子的，先找几个泥水匠，叫他们本着他们的意思，给你修，那怎能修得像你心里想要修的那样的屋子呢？所以有人称师父为法师，是你个人想要修个什么，你不会，你去问师。所以师父是个给人设法的人，这等处，不可不弄清楚。”

对允恭道：“你是个已经三纲立住，五常都尽的人，得要葳起来，才能成。若在这里，准把你弄糟了。我叫你去学庄稼，正是很深的用意里头。天时快到这种地步，若再只劝人，不知道成己，真是傻得很啊。”

早餐吃烧饼一枚，小米粥一碗。善人想吃缸炉烧饼。允恭去寻多时，行十数里才买得那样的饼。午后，善人道：“李子和的哥哥，从阴面把他助成了，所以他哥哥也得福了。现在子和的二儿子连峯奉他伯父，偈父亲似的，这不是福吗？子和若不成，他们也不能得福。”

“我说，我是造佛祖师，人都饥笑我，我如今真把世界翻过来，我不是佛是什么？但我只是装呆，装傻，我善于掩盖，所以我贬你，说你不能事，正是给你掩盖。雅轩想叫你给他当秘书，我想这责任还是高，所以我没答应。你躲避到别处去，悟他们的道，见他们有漏处，再给他们建议，正是用意，也正是存神。”

赵伯心来信，向善人问道。善人道：“他的事我从前已经给他定了，翁父死后，不许再挣钱，养活儿子。这是志界的母亲，可惜人们都不能踏实向先天走。”

中夜，允恭起，为善人冲乳粉，以进。饮毕，精神很爽。说道：“我去朝阳为杨柏办官事时，途中觉有阴气来侵，我说，道大风不怕，只怕窗户眼的邪风。这次去朝阳，必要有邪风到店里，遇有降兵来送周老疙疸（匪人）的，说道，杨先生是善人，怎还能有这事，我们将来非替杨柏，杀那送人的人不可，杨柏害怕了。我道：“没事我们平住就好了。”后来果然无事。”

对允恭道：“我和你所行的事，都极圆满，上下左右无一处不圆，像一座玲珑宝塔似的，面面都完善，立在中间巍巍不动。我现在可说是，不沾不染。你现在可说是，不偏不倚。只是以志为主，你要这样想，我是个状元了，任你们欺，任你们贬，外边欺我的助我的，都是

成我的，我好像已经把塔基筑好了，你们来砖，我也砌在里头，来石我也垒在里头，长久塔自然成了。古人说，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只在汝心头，心里真能找人家的好处，自然就成了。”语毕，又喝水少许，就寝。

有志的没有气，有义气的没有冤仇。

三月四日，晴。

善人起甚早，盥毕，善人道：“人的根就是灵魂，想要立住人根，就得不怨人，找好处。找好处是进也好，退也好。若想进，你能找好处，就可以和对方合，自然容易进。想退，也找对方的好处，你退后，对方也没有痕迹。夫妇为阴阳，所以女人要有不对的地方，男人只许说两次，不听就不说了，只是用志，心中得想办法。女人对于男人谏过，是不拘数的，直到谏正过来为止，男人不听，也不许动气，动劲，只是平住。”

“父亲对于儿子是要用志，儿子有过，第一次得领他，不听再说说他，说他还不听，就得用志了。所以道不外三纲，五常、八德、十义。古人对于伦常里的人，都要按这一定的次数去劝，不行的就用志。允恭对于妹妹们要常提他们的好处，更要常提母亲的志向，他们自然就行道了，千万可别呵责他们。编筐的先把底子打好，使他一点也不漏空，然后再拢起来，向上头编。你现在正到拢的时候了，所以得注意，你父亲对于你有些偏疼，正是害你，你得要加小心。”允恭道，我祖父偏疼我，园外有一棵榆树，他老说是咱的，要放倒它。把木匠都叫来了，我拦住道，这树本来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放倒了，族人

不能让我们，必是一场纠葛。即使族人让了，你老的十四个孙子都像虎狼一样来，和你老要，你老又怎么办呢？所以这事作不得，我知道祖父疼我，正是害我啊。

全道德会中，也没有十个真明道的人。

允恭问道，你老说，我给两嫂立业不行，假使我母亲当年有力量，给他们立业可不可？善人道：“不行。这叫下顾，像从前黑林子人们，照我的方面想，给我儿媳立业，我没答应，正是因为这个。”

子夜后二时半，允恭起，冲乳粉，以进。

允恭问道，怎样才能精化气，气化神呢？善人道：“精就是精灵，人、物老师精灵。狐狸因有好皮，鹿因为有茸角，人终害它，就是因为它有物啊。人不格物，又怎能固精呢？精想要化气，必得不怨人，怨人就是阴气。不怨人就是正气。能达到真不怨人，就纯阳无阴气了。就是器具，人们为父、为子、为夫、为妻，都是名，都是器。一怨人，器就裂了，又那能装住东西呢。能不怨人，就成个完美的器。这就算是精化气。若能到在君子不器的地步，不但能作器，而且能作众器，这就是气化神了。若能大放光彩，把人物的性都得着，和天地同体，那就是神化虚无了，窦燕山先恶，后变大善，所以有五桂之子。你父亲和窦燕山相似，这正是和古人打荏，你知道吗？”谈话毕，四时睡。

三月五日，半阴。

晨，孙静轩道，有一个少年患睾丸生漏的病，与善人原先之病相似。善人道：“得这病的万难医治，请谭大夫给我治病时，他说若在初起时，用半斤紫皮蒜熬成膏子，每天用开水冲些服下，常了就可以

好。因为蒜是通经络的，如今到这样了我也没有法了。后来他听我说，和两辈老人的心相连，决不能死，他才肯给我治。他的药吃下去在身里行动，我都知道先往下直到脚心，再回来才到疮处，自觉药力到。这像蚂蚁在里边乱爬似的，过了几天才出脓。出有三盆之多，谭大夫看疮里现红色，他说道，还可以治啊。但可得按着二十四节出脓。他用三种药石合成的药涂在上面，立时就觉冒火，热力可射出去一尺多远，药也未尝不可以治病，就可惜世间没有善用它的啊。我一生一切的事情都是天助，天怎助我呢？因为我能定，世人不能定，天虽然想要助他，也助他不得。我因为立志尽孝，回家去接我祖父，于此期间而有国华，没过多日就得疮症，若不为回家尽孝，又那有儿子呢？修行人修道多年，还没能成就，因为他里边的阴没有除尽啊。我因疮瘍内阴尽除，所以成了。这不是天助吗？”孙静轩道，那末女子没男人的，就可成道了？善人道：“不对。我的阴尽是里边尽了。女子亡夫，是了却了外边的，而内阴未了，又那能成呢。国华幼时，得肿腮病，谭大夫命，用砑面子和已发过的咸菜汤子，再加荞麦面抹上，不几天就好了。”

早餐，饮食较往日增加，曹理事长如慧来问，宜如何安置其姊净仙？善人道：“她应当离开二马路，可以回家。”他们退出。

善人道：“某人等没能在道上扎根，正因他没能知止啊。某人是因为娘家兄弟都是些当差的人，所以她总以世法重，道为轻。某家，这些年在善字上着意，而宿命不止，随施舍随挣钱，这正没止贪啊。”

允恭问道，什么叫德？什么叫道？善人道：“德是亮的，善是黑的，着意性功上的，为德着在尽道上，处处求着对起对方人的为道。”允恭道，你老叫我给杜家两位母亲当儿子，我对于母亲也没能尽道，怎么好呢？善人道：“尽道不是准在左右侍候，是在于尽道上，你若能把母亲的道得着，孝就尽了，今人都注意在情上，亲蜜是情，仇恨也是情，有情就是因果。”

“凡是天地间的东西于人都有养。像葱蒜气味很浊，然而用得当了，也有所养。粗人吃东西也粗，饭也很硬。士商食物必都烂熟，神仙仅仅食东西的气味，这也含有清清上浮，重浊下凝之意。”

“人的性不同，仔细去考查，都要像天地间某一种物的性，我知我的性，是属于木本的，因为自有生以来就刚硬。”子夜后饮乳粉半碗。

允恭问道，吾妹等入男女合校之学校，可否？善人道：“未尝不可。就可惜，没有那种老师。其实教男子道，女子道也可以。知道教女子道，男子也可以知道。可惜没有那样的教师啊。我最佩服关老师的教法，严整。我在郭家屯亲身教授女生，不过二十天就都明道了。我从那时知道，真得教法，就没有不可化的人。人的身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可惜人都不知道了，二就是阴阳，阴阳升降都不知道了，像念书人为金，若只知道分理，而不知讲道，这就是金降到火上去了。你也是念书人，就知道一味装土包，能够定住位，所以才走到水上去了。孙山林的性属火，走到水上去了，这也是水克火，应当向土上去。你的性很愚鲁，若不因为会教，又那能到这样呢？”

有志无气，有意气无冤仇。

三月六日，晴。

晨起，对允恭道：“人得三界分清，天命人人都是合天，一般大，惟宿命、阴命有差别。像皇帝是以天下为宿命，本国为阴命；大臣们以天下为天命，以国家为宿命，自家为阴命。人家都称你是状元，这是你的天命，兄弟妻子是你的宿命，一切享用是你的阴命。”允恭道，立业人的立业金，不就是宿命吗？善人道：“但是看他怎样去用，若拿他尽道，是归天命，用他吃喝穿戴，就是阴命。三界是看用那界为主，像张雅轩天命极大，而宿命阴命也都长，他想要穿坏衣服，也得不到，不是阴命也长了吗？但不拿他为主，所以不落阴命。我给你定数，不挣钱，不立业，正是给你消万世之苦。贪就是宿命不止。我几天专讲火候生熟，凡是贪心没止的，都是生性没了呢。”允恭道，你老常讲三宝足，敢问除了你老以外，谁最足？善人道：“雅轩精最足，所以能担重任，但他心理不足，所以遇事还须来问我，他的神不足，所以遇事不能一看就明白。”允恭道，其次的还属谁呢？善人道：“徐瑞林精也不大离，他那种笑就是精足之证。”允恭道，岳兴华怎样呢？善人道：“他的气足，看他理足就知道，人们若想养三宝，必得实行不怨人、不包屈、不后悔、不贪、不争、不搅。怨人像锅边上所冒的邪气，准彳（chi）人，不抱屈，像撒锅底下的柴火似的，后悔像落气了似的，人得自己度量，神有几分，气有几分，精有几分。你的三宝俱亏，所以才不能明。你里边像烧土豆子（马铃薯）似的，里边熟了，只是生气没冒出来。”

早餐后，张雅轩来谈多时。十时，善人命允恭，以寸楷书歌一幅，贴于壁上，以便咏歌。午餐饮饌，不适口。恭去街买烧饼，饼已硬，也未如意。善人道：“妇女讲三从，若说真从的地步，得二人和合，如一体啊。丈夫的心事不说出来，而当女人的就能知道。更要知道丈夫的道，也得要明白，这才是从的真义啊。妇女是助人的，对于某种事，若见到了，可以提，而不可催促，催促就违道了。冯三太太（吴东莲）是木火性，必得如水才是。”

黄昏，善人微睡。九时起，吃烧饼一枚，复睡。中夜，冲乳粉，以进。

三月七日，晴。

晨，允恭问道，你老说我像烧熟的土豆子似的，只是没出来气，那么怎能放出来呢？善人道：“必得钻透一条道，才能放出来。”允恭道不是得三宝足，才能钻透吗？善人道：“不，先钻透了，能进去阳气，才能足呢。易经上说，天行健以自强不息，人必自强自立，才能有成（你对于先房女人，还是当假男人，不过比坏人强一些，若真到志界，叫她怎的，她怎的，决不至于离啊。）”允恭问道，朱耀廷求父亲道，孟汗臣求哥哥道，都有所得。他们都到那一界呢？善人道：“不过都到意界就是了，人们不成，就因为由志界流到意界上去，由意界流到心界去，由心界流到身界去，都不向回返啊。”

“自由是福，自然是道。”

“白勤守墓时他漏了两次，他守坟不能铲地，地都荒了。他大哭起来，这是他漏了一次。他守坟快要满期的前半月，我告诉 he 道，你

每天早饭后回家到炕头上一坐，一声不出，只是悟道，那怕是女人和弟妹打起来，孩子们骂起来呢，你也不要出声，不要管他们，只是悟道。不出半月，准能得道。他没实行，这是又漏一次。”

“认多少不是，有多少福德，争多少理，有多少罪孽，达到认不是的真处，就是佛国。争理，火就外攻。”

“以公款济一己之私，是德中之贼，德中之贼，罪更甚。”四时，协和会来拍电影，又特摄善人之影。四时半，善人睡，七时，允恭的父亲来叩年。夜间，恭睡极熟。善人呼唤，方醒，烧炉，冲乳粉，以进。

三月八日，晴。

晨，允恭的父亲来见善人。善人道：“我现在的病是火焰山，我的火是从木性中发出来的。”看着允恭的父亲说：“你将来也有这一遭，可不定在什么时候。你的火得从土性里发出来，身上的肉属土，你的火都在肉里含着，不过这一关不能到佛国。”允恭问道，怎么人人都有这关口呢？善人道：“人是天地万灵真宰，有一物过不去，就是争理，争理就有火，最后火发出来就成。这个关口，我讲道叫男子领万物，女子助万物，从万物。正因万物和我是一体啊。”允恭问道，庞三春、王三姐同是贤妇，他们都成到那一界了？善人道：“庞三春虽然以意为主，后来他婆母终久落下去，这还是没圆。所以他不过达到仙界。王三姐纯粹以意为主，所以达到神界。这正像贤孙孝祖的用志，感亲孝祖的用意，其中自有差别。”允恭问道，那么，舜到那一界了呢？善人道：“他生在意界，后来返到志界。他父母在世的时候，

就都被感化过来了。他是极圆了，所以孔子赞美他是大孝。他到志界了。你的父亲、兄弟、妻子、姊妹，无论他们什么样，你只是不管，只是定在志界。长久他们自然就好了。像我对于儿子，不是个实在的例子吗？你三个妹妹的立业，得你掌管，免得你父亲苛苦她们。你前房女人，没过来，到底走了，总不算圆满。这也是一个漏，她走了，刘秀琴来，你显一次圣，你母亲死，你三个妹妹的立业事成，你又显一次圣。庞三春、刘秀琴虽然都是托满家，而三春仅能托三界，秀琴是把五行推转了，着急就不是志，志是定住，在这头等着。像你所行的道，上下、前后、左右，没一处不圆，你立在中间，不偏不倚，行起来真，都能把世界带起来，力量是多么大呢。我家，我立在中间，李振文立志给全家立业。是从外边圈上了，他的力量也实在不小。”

“求道不必向外求，只要把十义都行圆了，天地万物也就都在内了。我所说的在内就是求己，遇着那一个人，我就要思索，若叫我当这个人，我怎当？遇着一种事，也要想若叫我办这事，我怎么办呢？这样说来，世上那有他人的事，都是我的事啊。”

“协和会是固然的，是势力的。我会是自然的，是道力的。固然的属火，自然的属水。他们是以势力行事，绝不能将就愚人。愚人属水，我们是专救愚人的，以李永成打底子，所以终能胜他们一着。”

“我办善德当时见势不能支，就要收拢。刘贞明说你能学羊角哀，舍命全交，我也能啊。他又化了徐某一万吊钱，因此又支持了一年，终归失败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学要饭到工棚子，住了几个月，竟讲善书，我们回腾后，他去赵振侯家，我在腾镇，遇着那位助款的徐东

家，他说他生了一个重瞳的小孩，我由此精神一振，知道还是天不亏人。所以才又倡办女学，而且遇着胡焕章，他和我谈先天，我知道世上还有能明白的，精神又一振，不然我想不作了。”

善人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在乐亭办女学几处，他们相离都很近，那年患蝗虫，然而有女学的，这十八里长二三里地宽的中间，没受蝗灾，这也是天助啊。”

中夜，冲乳粉，以进。后半夜，善人未睡。

三月九日，晴。

晨，允恭问道，什么叫作阴阳分清？善人道：“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就是阴阳。总而言之，凡遇着二，就是阴阳。人得空出来，才能归先天。满天的，神佛才能来助你。我守坟时，能那样的灵，就因为空了，你若心里有个物，神佛又怎能助你？所以有心，神佛就不能助你。”

“人当事情失败时，千万不要后悔，若悔，立时就落下去了。若不后悔，反而乐起来，你丢多么大的脸，还能放多么大的光。但是你可得掐死一头，像我办善德当，失败后，我就和钱绝交了。这就是掐死了，才能止。然后再修，自然还能养足。像流水似的，你在下流，把他载住。水不就积多了吗？杜绍彭要给我还债时，我就知道命足了。在江省有给还的，在朝阳也能有给，因为我命中足了。我不要杜绍彭的，我就成了无债宝了。”

“三宝必得养，才能足。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只这一句，便送到佛国。常人问道，已经给他讲明白了，他还要往

下问个明白，就是后天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已，达到目的了。别人又问曾子，曾子说，忠恕而已矣，就又落下一界，循天的三宝不好像一颗花似的，枝叶都干了，还求着开花，不是很难吗？所以必得养足，才能大放光明。”

早餐，善人食元宵六枚。午间休息，晚间，善人道：“志像水似的，能向里面滋润着，在木头上就能润进木头里去，虽然铁石之坚，也能润进去，被日光一晒，水就能化气，飞升天上。洒在地下，他就渗到地里去，所以志像水似的，无微不入。”

三月十日，晴。

善人起甚早。长监事长雅轩，将有远行时召集全体职员训话，善人亦参与，少间退出。赵壁的外甥来，想要学铁工手艺。善人道：“那艺学成，也不能自开工厂，还须给人家支使，是不自由，莫如作庄稼好，能够自立啊。你们要知道，自由是福，自然是道。”

对允恭道：“你想要养三宝，必把一切看空，能装活死人，自能养足。”

晚睡，甚安。十二点，饮乳粉少许，复睡。

三月十一日，晴。

晨，采买员买香油菓子数枚。善人因太奢侈。所以不乐。允恭将昨剩之豆汁，重热熟进呈。善人道：“敬长不应当。这样食物既剩，要斟酌斟酌，若不能久放之物，吃了也无妨。能久放之珍品，若收起来，若使物藏至于腐败，还说是给长上留着，这是不敬啊。敬老事亲，都要留心这件事。”

“蝌蚪必把他的尾巴烂掉，能生后边两腿，才能上陆地。人离了财，不能自立，也和它是一样。崇俭结婚的人们，女子立业，男子没立业的，像蝌蚪有前腿，没有后腿似的，脱尾巴就是胡仙所说的，最难修的是尾巴，他们若把尾巴修掉，就成人了。人也有尾巴，是什么呢？就是各人的妻子、财物啊。财产越多，尾巴越大，越难脱。我和允恭把钱掐死了，正是极高的事。”

“人有声名，就容易招忌，招害。允恭能写好字，也应该戒止啊。”

“既然转生人，就都有罪，罪是什么？就是世上的一切事物，有一样不明白的，就过不去，把你限住，苦就无边。这就是罪啊。所以悟道的人，把一切悟透，罪就了啦。我近日的病不是病是火焰山啊，这火已烧我三年，是真火啊。降真火的，还得真水，水就是智慧。修道的难得这一番锻炼，必得功果圆满，事事放下以后，才能有此境界。”

“赵德福的父亲，舍了一千斤棉花以后，越德福志诚向道，他化性一次，自知前生是驴转的，必得大病十几天，吐三碗愚血，把一身肉瘦尽，才能脱尽前生的性。未病之前，他先告诉他父亲道，将来我必受折磨，无论怎样难过，也必得吐三碗血后，再救我。救我时，只用几张佛表纸，几个纸课，在灶君前烧了，给我喝一碗米汤，就好了。说完了还一再的叮咛，可千万不要救早了，恐父亲忽略又磕了很多的头。他病了三天，号叫得很，吐血一碗，他父亲不忍得了照他说的法救他。他明白之后，大哭道，父亲啊你可把我坑了，我那两碗血那天能吐出来呢？一身孽肉那天脱尽呢？所以他至今还受苦呢。还是因他德不足，德足自然就化了。他那事也是火焰山，不过是没能炼成，像

瓦盆坯子似的，盛干东西也行，可是一遇水就颓了。不成的人，见钱就动了，和盆坯子是一样的，所以修道人，打不破财关成不了道啊。赵德福现在又走了，我叫他不借钱，若再能不挣钱，好好的定住性，在会中服务三年后，就可以得公中的立业。但是他可得先给父亲立业，再作三年，就可以给他后母也立业了。好一好连他自己也能立业了。”允恭道，你老说他先给父亲立业后，给后母立业是什么意思？善人道：“他的事和你的两样，你若先你父亲立业，你先母不乐意，他若先给后母立业，他的生身母亲不乐意，这叫作不顺情理，因果必定要搅扰。”

“你把便宜给人家，人家自拿便宜来给你。”

“我在宣讲堂时，拿我们堂内的几个人分成五行，我居木位，因为我性直，杨柏性燥，他居火位，管乃堂性极纯厚，所以居土位。张铭斋善说词居金位，乔永云性太柔弱，无胆气居水位。”

“赵晶三当年去李家粉房煮饭，是为的夺取本命。允恭去生业部习农，是为的取精取命。”

三月十二日，晴。

晨，允恭之父来谒。善人谈多时，去。饭后休息，善人道：“缸窑嶺修庙之后，积有十几万吊饥荒，假庙会的日子，大事化缘，以七个账桌子写账三天，共写一万多吊。夜间忽然来贼，把钱都抢去了。当着白天庙会，人正多时，我在院子里讲书，讲堂人都不让我在这过夜。他们叫我出十里以外，去找宿，第二天早晨，我回来，看见人们都躺着不起来，我一问才知道，昨夜被抢了。夜被抢后，就请坛真武大帝临坛。开笔就说道，陶陶乐乐陶然。大家都很忿然的，必要求神

指示出，匪人的姓名。真武曰，我遣之来也，始而大家都有怨神的心，所以都没跪下迎神，到这时才都跪下。请问原因，真武大帝说，竟化穷人钱，一棒打下千万难，到这时大家虽然知道错了，也无可奈何，都默默的退了。这事是夜间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找着柴主管就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正垂头丧气的，惟我独笑。他们都有点奇怪，因为和昨夜真武大帝的大笑，有些默合了。我问柴主管道：‘大哥呀，神就叫我们当个讲生吗？是叫我们治国平天下呀。主讲就是元帅，讲生就是军师，岂仅劝人就算了事了吗？’说完这话，柴主管立时就起来，脑袋也不疼了。我们从前所行的都不过是修身齐家就是了。去年冯主任担任讲习，事情正是治国，今年正是要平天下了，这时若再只知道往外讲，而不知道踏实行道，真是愚得很啊。”

中夜起坐，恭复冲乳粉，以进。善人道：“人就因为打不破财关，所以不成道。见钱就动心，守不住戒律，总没有成的希望。这就像栽一棵花木似的，一二日动过一次，连动三次，想要活也活不成了啦。”

是日，把所接收的茶点，命允恭都分给庶务股的同人吃用了。

三月十三日，半阴。

晨，饮豆浆时，已有香油菓子了，孙善鄰又给买来一枚。善人道：“这事叫作抢尖啊。凡事总是补漏为最好。我夯活守坟时，见着打头的有漏，我就要给补上。然而，可不抢尖。我守坟时，白勤劝我念书，我说世上不缺少念书的人，就是缺少讲道的。所以我就专心悟道，这也正是补漏啊。”

从那日，善人叫我写歌，贴到壁上，天天念，每夜起坐，更必背诵二三遍。今日对允恭讲歌。

午间，赵碣震来，善人为讲到火焰山道：“火焰山是身内的真火，非有真水不能止住它，然而若太早了，又不是火候，现在已经熟的时候，才去洗澡，是借着外边的假水，好出内中的汗啊。”

魏之夫送来萝卜一枚、生姜尺许，萝卜有剖痕，开启视之中，有鸡蛋一枚。闻系初九时，埋在水缸旁，到九九消寒后，才取出生喝鸡蛋，可治咳嗽。善人喝了鸡蛋之后，命把萝卜切成碎块，用作饺馅子。

中夜起饮乳粉后，允恭问道，人的道成，是借老人的德根吗？还是在乎自己立场呢？善人道：“在乎立志。立志学那位古人，那位古人的灵就助你。就是我所讲大根大器的意思。”

子夜后四时一刻，善人起，如厕衣襟污秽。允恭起，为洗涤，五时半又睡。

三月十四日，半晴。

晨，善人起：“人都说严父慈母，像我永远不给儿子挣钱，这是真严。父母的亲，当着父亲责儿子之后，母亲必要安慰儿子，而且还要说明父亲之志，使他知道了能够遵行。这才叫作慈母，像现在，当母亲的，有东西就给孩子吃。闲时就和儿子亲爱，不顺心就打他骂他，无怪乎他们的儿子，不成圣贤啊。”

下午一时，日人正田妇又来讲演，题为站在十字路之妇女。最后，善人亦出席说道：“现在人人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往那里去好，因啥这样呢？只因人人都好好，想好啊？想要除去不知往那里去的这种

困难，就莫如找背塞的路去走，这样才能助国、助家，你们要知道，凡是心好高的都是坏人。”

散课后，正田特摄善人像及全体职员像。夜雪，中夜，善人起坐，烤烧饼为食。善人道：“学校里，虽说是重三育，其实只重智体两育。我会偏重德育，而忘了体育了，也不算当然。我叫你去生业部习农，正是重体育呢。我病已好，我打算在春分后，就要实行练习，往各处走，先步行到二马路五马路两会，慢慢练习，能走六十里为止。神足不困，气足不饿，精足不思淫，我神极足，惟体稍弱，人的精越不足，越思淫，越思淫，越不足，气越不足，越滞塞，越滞塞，气越亏。神不足，就发呆。越发足，越不足。这是定理。我和你都是世外的人，所以应当作世外逍遥的事。”

“人的力量是天力，越用越有，你和天地合一，天也自然助你。”

允恭问道，一般人所说的小乘和大乘有什么区别？善人道：“小乘是为一身的修炼，大乘和天地同体，一言一行都为天下作想。我真把世界翻过来，所以我成佛了。”

三月十五日，雪。

晨起。善人道：“真到志界，才能到意界，才能真乐，好高的准糟，好矮的准得着道。”

“杏树必靠着接码子才能接好杏，若过百年，不接码子，满林杏树虽然原种是银白杏，然后终久必变成山杏了。我因这理，我知道人类进化，也全仗教化，若不教，就都成禽兽了，教人以古圣先贤之道，

他们就可以学，学久了，存真了，古圣之灵就来相助我，自从夺周姑丈之志，而又夺羊角哀之志，我真知道，圣贤之灵真能助人啊。”

“我周姑丈为啥有那么大的名望呢？因他村中有个恶霸，名叫邹万春，自己养四十多名打手，专以设赌骗人为生，邹家取我周姑丈园边的土，姑丈不答应，邹万春想要打死他，姑丈去朝阳告状，朝阳衙门知邹万春的利害，不敢去人逮捕他，姑丈归家得带着打手，趁夜回来，趁夜还走，这样过了三年，姑丈的父亲道：恶人自有恶人磨，你若磨他，你也是恶人了。姑丈不服他父亲。他父亲又说，无论什么样的儿子不听老人的话，也不能算作孝子。姑丈听了这话，就立即说道，得了，得了。完事就是了。乃托人说合，要什么面子都可以。这样了案，但是姑丈和邹万春，十八年没说话，以后邹万春，因霸李全的妹妹，被李全诱杀了。李全还想杀他满门家眷。去时，经过姑丈的门前，姑丈止住他道，你干什么去？他说我杀邹万春的满门家眷去。姑丈竖起大拇指道，你能杀邹万春，你真是好样的。他的恶，官家都怕他，想捉他都不敢来捉。你杀他不过打二年官司就了啦。若杀他全家，也得以你的全家抵命。这太不相当，李全就不去了。邹万春全家来给姑丈磕头谢恩。因此姑丈名气一方，他这事作的的确很好。姑丈好赌钱，得钱就乐，我不服他。他轻视他姐姐，我不服他。所以想要夺志，你得知道他善中之恶，恶中之善才是。”

三月十六日，雪。

晨，对允恭道：“凡是贪财的，都是，忤逆，我和李子和不立业，不挣钱，现在又给你也这样定目标，因为你已到这个境界了。他人虽然想这样，还不行，这么作就可以了万世的债啊。”

“志意心身四界分清，就能得道。会中这些人，惟有雅轩分清了。他当年已经办女学十几年了。他被校事陷住，他自己不乐意出来，学生们也不许他出去。我见他这样，我立志非把他带出来不可，等了十多天，才勉强走出去，先带到耿庄子，走了八九里地的工夫，就给他讲明白四大界了，若不因他数十年的功德，他虽然愿意明白也不能得着啊。道得悟，悟到精纯的地步，还得明人给指点，才能真透过去。”允恭道，某人对于讲四大界，似乎很透澈，他对于分清怎样？善人道：“尚可。然而，去年我叫他回去过家，侍奉老人。他以为难事，不很乐意去作。我知他先对于事体上犯愁，就知他不真。真的，立时知道，立时就行。奔走这许多年了，而今可得着侍奉老人的机会了，不怎么像婴儿奔慈母似的，那样的乐意回去呢。能那样才算真。你看小孩被他妈打了，他还是向妈的怀里爬，一点没有隔阂，没有怨恨妈妈打他的心，那才是真的啊。一寻思事情的难易，就落后天。见道就行，不计难易，就是先天。”

“安老所的办法，若使一群老人长期闲居，日久都成废人了。我想将来每隔二十里，设一处安老所。每处预备三五间房子，安排一二人看着。办来老人就住下，吃家常饭，假定伙食是三元钱一月，这人一宿两餐就给一角钱便可来住。老安所的人有活计就作一点，附近的住房有活计，也可以帮着去作。乐意走就走，乐意多住就多住。在这

处这样，到那处也这样。所化的钱，仅仅就是在家过活的那些费用。所处的环境也和家一样，这样作虽然走出去千里，也还像在家一样。不正是天下为家吗。所里的办事人，也只是悠然自得。来一位老人，也就像家人一样看待，有舍柴米的，或是舍被褥的，也可以受下。能这样，行也安然，坐也安然。行时时之便，作种种之阴功。这才叫作佛国世界啊。我起初办女学，就为是给女子搭天桥，走多么远也不用化钱。从朝阳一直到腾镇好几百里地之间，都有义学，我领着十人二十人走，向来不化一文钱，但这样行，永不化钱。各善东终有供给不了的一天，不是常道，然而要像一般旅行家那样的耗款若干，也不是常道。我所说的，老人都是立业的人，照这么作，既不累人，以不累己。这是个至平至常之道啊。我想要重按世界，另立人根。为整个世界作打算，所以计划的都是常道啊。”

“想法拐骗欺诈而弄钱，为身界；有正当职业而挣钱的为心界；立业人为意界，不立业，不挣钱的为志界。”

中夜起，为善人冲乳粉，以进。善人道：“某人带着小女人，在这立家，准不合兄弟妻妾子孙的心。这是伤情，情伤就悖理，背理就违道。天地有情，就生万物。”允恭道，什么叫天地之情？善人道：“就是寒暑，只有寒，不能生。只有暑，不能生。必得寒暑往还才能生天下万物，生于土，归于土。人在万物里属土，所以人最灵。”

善人夜睡，甚熟。

三月十七日，晴。

善人道：“我这次的病，是换胎。所以浑身的肉都疼，若是脱骨，更厉害。”允恭道，什么时候才能脱骨呢？善人道：“我已经脱骨了。疮痍好时候是换命，救杨柏是换性。那时候得着羊角哀的灵，所以同时也就换骨了。”允恭道，我想骨是父亲的精成的，肉是母亲的血成的，对不？善人道：“对。我近来常说杏树接码子，是三界一齐换，当它是山杏的时候，仁核肉都是山杏的本色。接码后，仁核肉都成为银白杏的色了。可见换界的难啊。我常说隔界如隔天。是不错的。我明道之后，就知道满世界人没有像我这样的。因为别人的三界不能换得这样的清啊。现在不立业，不挣钱的人，只我与子和及你，这境界是不易得的。其仅能尽孝的，像蝌蚪仅生前足似的，必把妻子之累脱尽，才像蝌蚪生后足，脱尾巴似的，若没生腿，而只脱尾巴，就害了他啦。”

“人有苦就叫，他受苦，受尽了，甜自然来。这才叫作真爱他。从前某人随我各处游走，能劝病，能讲道，然而他的性短，离家两个月还可以，再多就不能支持了，或者生心，或者动性，就都出来了。我叫他过界，渐渐能在外住三个月，可见过界之难了。”

“民国九年，杨子功请我去北平访段正元，后来因我带的人多，不给我拿路费了。我打发人问他，还能给我拿点不？仅给拿两元钱。我就和李子和等步行进关。一天走一百五十里，到绥中这处，有许多是杨子功宣讲堂的缘人，我们就在这讲病，有个疯人就给讲好了。我从北平回来，又到这处，求讲病的越发多了。有一个老太太来了，还没下车呢。宋子贞道，你老也来了吗？不用下车，我给你讲讲就好了

吧。老太太说你认识我吗？宋先生说我从前生就认识你啊。老太太大笑，没下车就好了。因此声名就越发大了。”

某人来会中，尽义务任教，每月还须支车马费数十元。善人道：“世人不能断了钱的，万世也不能得道。我的道没有别的，就是和钱断绝关系。我从来没敢向真里讲，我若就这样讲，会中人大概就都要散了。”

中夜起，为善人冲乳粉，以进。

三月十八日，晴。

晨，对允恭道：“清清而上浮者为天，重浊而下凝者为地。我和你子都和钱断绝关系，正是清清上浮者为天。贪着多挣钱的，就是重浊的，又怎能得道呢？”

饭后，善人腹痛，卧了好久，九时去新江浴池沐浴，步行前往，中间歇一歇，到这塘时，塘主人见善人瘦弱，不准入池。允恭再三解释，才许可入盆汤。允恭与善人同室，赵壁在别室，初到时，善人觉内微凉，逾时温度乃高。善人洗二三次。午后三时半回会。仍步行，中间又歇两歇，途中命恭买锅饼半斤，用作晚餐。

晚间，朱会长子青来说，李善人乘飞机去依兰了。善人道：“他们飞天，我就在地下步行，崇俭结婚的人们不会过家，都高了。过些日子同我内人步行到各处，亲身教给崇俭结婚的人们，习劳、拾柴、采野菜，过穷日子。若能会过穷日子，就离道不远了。”

中夜，为善人冲乳粉，以进。

三月十九日，雪。

昨日善人步行稍累，今晨只是默坐不语。饭后道：“当我夯活的时候，家中捎来衣服我便仔细看看，若先好后坏，必是他有始无终。回家时，到村中查乡人的神色，就可以知道女人贤不贤。到家时，女人若哭诉家人的是非时，你不必出声，只是听着她说对方有多少对不起她的地方，就是她有多少对不起对方的地方。这是丝毫不差的。”

“今后，我同着内人，到各处亲教崇俭结婚的人们，采野菜，拔豆根，蒸菜根，过贫苦的生活。这样作，才是立德根，领着作这事的，便有无量功德。我是德育部长，这正是我分内的事啊。刘秀琴所作的是托满家的事，然而至今还浮着，一遇事就没法了，这回若能落底，苦处受尽甜自来了。”

“给有大德的人当儿子，必得有忍耐性，才能存住德。”

今天，善人很疲乏，提前就安眠了。

三月二十日，晴。

晨，对允恭道：“人得有信字，我作活时，说那天到，准那天到。你去生业部尽义务，也要这样。失信就失本了。你前妻走时，曾向你说，你像朱买臣，我也不学崔氏女啊。这等地方你也要对过她才是。”

或有以高寿自夸的主，他寿过百岁了。善人道：“生到现在这个时代，三十人里也没一二个人生活七八十岁的。”允恭道，今后世界变过来，人寿又将怎样呢？善人道：“人寿也必要像古人那样。”

早饭后，微睡。午间，下楼去。张星南在阁室坐多时。齐子山恐善人跌倒，特送柱杖来，午后仍休息。因久病之后，昨日行路稍多，所以疲甚。

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雪。

晨起允恭道，你老早日说，今天去二马路道德分会，今天极冷，可以不去了吧？善人道：“人无信不立，说去不去，不是失信了吗？一定去。”

早饭后，偕赵璧、允恭，步行去二马路，天极寒风极大。

龙钟老人新病之后，踉跄步履，强行于狂风中，乃为践一信字，实非至人不能。为出发时，恭携一蒲团，准备中途休息用，到二马路会，风雪大作。善人道：“我以前曾说，大风大雨不走，今天应回去，因大雪就不走了。”

“人得时时分清自己的三界。要知道身行什么样，心理能达到什么地步，性有多么大的容量，身以精为主，精属水，水多气就足，气足热力就大，热力大神就能足。”

晚间，住在这会，命允恭回总会。

三月二十三日，晴。

晨，允恭去二马路会，谒见善人，精神较往日更爽。七时，朱明之请善人去讲习班讲道。恭亦随往，明之要恭出席，讲述近在善人侧所得的道。善人很乐，善人出席，专讲得病的原因。早餐，吃小包子六枚。室内人位很多，善人讲道之兴极浓。自晨起，到午后，未曾住声。晚四时，偕赵璧、允恭，回总会。马路泥水可一二寸，亦不乘车，必步行归。允恭带一小凳，中途只休息二次。

晚间休息，灯下，善人道：“人生最难得的是机会，最可惜的是错过机会。大版杨四东家想要出一万两银子开付善德当的饥荒，他家

里不让。旁人谤他没能遂愿，竟而疯了，打死好几口人，死在狱里。这是因他失机。杜绍彭纳妾事，起初想听我的话，后来他又改了方针，自娶张氏。到现在，也没有儿子，张氏又疯了。这也是因为失机。何女师我叫他查学，然而她脾气很大，没一个她不管的，终久一无所成。这也是失机。金老润他放账，舍了二十五万吊，神坛问他是愿欲求人知愿，欲求天佑？他说，求人知。果然得了候补知府的名衔。同时他又挣了一百万吊，他所舍的天已报他了，然而终未成道。这也是失机。祁立亭挣了一万元钱，我叫他全数舍出，他不干。终归于全数赔了，另外还损失多少，这也是失机。”

“杜绍彭要给我还善德当的饥荒，我没答应。只这一着，我的福就无量。这是没有失机，那饥荒若不叫李赵璧给还了，来生我还得转个大商人，给东家们向回挣钱。因为这事虽然是善举，东家们也受了损失，我落得个美名，于天理不合，所以要结那样果，现在我眼前，就又是机会，我已经把道德会交给冯主任，我若仍然坐着享福，或者看着众人去好高骛远，或者看着众人向下面流下去，那我就是失机了。所以我要步行，亲往各处去教崇俭结婚的人们，学勤学俭这是我的机会。”允恭道，这机会也太难知道了，有机会而不教他错过，这也是极难的事啊。善人道：“这不难，只要不贪，不丧良心，虽然坐那里等着，也不能失了机会啊。”

夜睡甚熟，中夜饮乳粉少许。

三月二十四日，阴。

晨，对允恭道：“你去生业部习农，得要量力去作。然而最要紧的得守住信字。信字一失就不信我了。”

十时，华田义之助，在我会开报德会，皆川司长来。善人亦加入。散会后，善人用午餐，允恭将刘秀琴将要回南事，向善人报告。善人道：“你赶快回去，拦住她吧。你就说，我要去教给她道去了。她是为托满家来的，你父亲弟弟妹妹都在这边，她独自回去，是不相当。这个机会一失，后半辈子也找不回来。你知道若不告诉他，也就是失了你纲领的机会。你赶快回范家屯吧。”

下午三时，允恭拜别善人，回范家屯。

四月十八日。

善人自京偕内善人、关亚祯、及善人作饭的李老太太，来范家屯时，朱张世维、朱刘秀琴、王占会诸家，都在这里过家。善人特来教他们学穷，内善人教以制巴拉子的法子，采些野菜，或嫩树叶，用水洗过，趁湿拌些干面，撒在锅铲子上。蒸好，切了成块，吃着味很鲜美。

四月十九日。

允恭听说善人来了，从宋家店回范家屯，谒见善人时，善人正在午睡，醒后，说道：“找好处，是入道之门。人必得把道得全了算。我在做活时，怎能叫东家全家人佩服了呢。只因我得着他们的道了。”

“人千万不要牵缠，牵缠实是大病。”

四月二十日（古三月十日），谷雨节，大雨。

晨，善人道：“某家虽然是模范家，而现在天堂门闭住，地狱门大开了，为什么呢？孩子们都花钱无度了，当父亲的虽然拉饥荒，也得要给他们花钱，这就是地狱门开了。试问给老人花过这些钱没有？他家里的继母过门时，我叫他立业，得多着一百元，就为的是供儿子念书。每年只给二十元就对了，再多给一文，也不合道了。”

刘秀琴问道，我们给翁父再继娶一人对不对？善人道：“我在长春时，高正午曾问过这事。我对他道，你们把那位女方找来，我和她盘盘道。我问她会给朱循天当妈不？盘问明白，再去不然。她就先去到循天家去当个妈看看。好了就算，不好便罢。房正坤到我家来，就是先明白我家的道，然后才来当媳妇。今后的世界都得这样啊。”

今天，房正坤来谒祖父。

四月二十一日，晴。

晨，善人道：“老人在世无论拉多少饥荒，儿女也不必过问，也不要给担过来，等老人死后还，要给了啦才算是孝。”

你们还用听道吗？有心的人，只是见着我来，也就明白了。因我这次来，正是实行信字啊。善人仍然体弱，不敢多说话。

四月二十二日，晴。

晨，善人命，朱刘秀琴、朱张世维、王房正坤先后出席，最后善人出席，讲允恭及房正坤的道。饭后，又说话多时，午间回京。

九月十九日，晴。

允恭穿农人服装晋京，因官府按地征兵，生业部拟祈总会，向政府请免本会生业部应出之兵，乘六时二十一分车进京谒见善人，述及

来意。善人道：“当兵也一样的成道啊。将来若没有人去，你可以和孙汗涛同去，遇事要敢作，要能自立，才能长天命。圣人的三达德根注意勇字，若有恐惧心，又那能有勇呢。你今后要在勇字上注意。”

道德会是阳光，上几年我会的盛气到极点了，所以才事变。现在朝阳和外国都知道道德会了，这是阳光又极点了，今秋或将又要有大变动。

内善人道，善人每天必念叨你几遍，说你领满家，还能托满家，今天见你来，你看有多么乐啊。十时拜别。善人回。

十月二十日。

得到总会函，招允恭前去扶侍善人。恭因农事毕，矣急宜前往。

十月二十一日。

进京时，善人已半月没起床了。允恭谒见善人，善人着衣起坐，正用早餐。见允恭到，很乐。对允恭道：“人得把四大界分清，要自知是那界的家庭，我现已定到志界了，不问别人啥样，你的家得你当家，家里的立业人，每年必使他余款五分之二，才算合道。一般过家的，怎么过过就坏了呢？只因贪就不能成道。像贪长的葫芦终究不能成，霜降就斃了。那成的，虽然小，可不怕霜。刘荣树（时在侧）我从前说，他是女神童。现在出阁，结果很圆满的。你的三纲立住，是已经立万古了。今后应当提倡集团过家，只要不相隔膜的人，就可以同居。像刘文永，刘彦翘和你弟妹们，都可以，来了，就起伙，去了就止伙，事事相助，才是大同的现象。”允恭问道，明年去乡下住可以不？善人道：“明年事，明年再说吧。”

内善人及慧母在侧，对允恭道，善人天天说你是学道的，别人都是学好的。恭闻悚然。下午对允恭道：“三春不抵一秋忙，现在正是忙时候，你还是回去吧。等着打完场，再回来。”允恭道，今晚彦翘去江省，我想把他送上车，明天再回去。善人道：“有很多人送他，不必你送。你回去吧。”允恭道，是了。当晚就回范家屯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允恭进京，至善人室，善人正在静养中。陈荣秩侍侧，对善道，循天来。善人启目凝视，微微点头。下午，允恭复侍侧，善人睁目故指壁上说：“墙上有虫。”

允恭就壁间，私下荣秩说，张星南来总会办生业部事，前日来善人室，向善人道，你老帮助张雅轩二十年，我才接手，你老就要回佛国，我将如何？善人道：“我虽然死，还是作这事，你又何必愁呢。”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八时，王化远自朝阳来谒见善人。善人对他道：“好了，好了，太好了。家里外边都好了，你大儿子死，你妈没有哭，你女人死，你妈又没哭。我就了了的了，普通的老人临死时，若是儿女不在家，他不肯死，特意的等着，可也有这种理，但是我可不是这样，因我是一无牵挂了。”

傍晚，朱允恭、王国相、陈荣秩三人用温水把善人全身和脚都给洗了。次是张监理（雅轩）命允恭急回四平街淑世校。允恭不得已，到善人床前，再度仔细一睹圣容，叩首而去。不料从此竟不得再见善人了。

